

第二十六回 三神仙法潤玉芙蓉

詞曰：

權停鶴鹿，重整花如玉。不是一番紅與綠，怎顯春光滿目？佳人才子團圓，功成名就榮旋。酒醉詩吟即席，世間至樂如仙。

右調《清平樂》

且說儒珍與秋邁，將掌中雷訣一齊放手，霎時，雷聲大震，閃電交加，雖將花妖擊走，兩位解元卻也驚倒。嚇得秋邁家中大小，一齊湧入房來，問道：「這般青天白日，緣何忽發雷霆？」秋邁與儒珍定了一定神，方才說出拿妖之故，都各吐舌搖頭。

秋邁因吩咐廚房，治酒壓驚，兩個飲了數杯，秋邁道：「可惜方才慌了手腳，致被他逃去，不曾曉得果係何物為妖？卻能作怪若此。」儒珍道：「吾兄吉人天相。故紫兄遠寄靈符，殄滅此怪。常言捉賊不如趕賊，要曉得他怎麼？」秋邁道：「蒙紫兄之情，仗吾兄之力，雖幸擊走，恐後復來，則為禍不小，奈何？」儒珍道：「些子小妖，經這一番雷火，恐未必不仍然是死，即或逃遁何方，亦已心膽並裂，豈敢再來作孽，況又有紫兄可倚，吾兄請自放心，但日間小弟所言妻父處瑤枝，難道還是假的不成？如今想已識得古董了。尊意還是如何？」秋邁笑道：「再不想這怪物，也能作詩作文。若非吾兄明見，小弟終遭荼毒。其令岳翁所諭，小弟久有求吉之心，因被怪物打諢，以致阻我朱陳。今妖氛已靖，初志未移，豈敢有違令岳雅意？還望吾兄大力玉成，感荷良切。」儒珍道：「既蒙見允，容走白妻父，諧此良姻。天色已晚，即此告辭返舍。」秋邁笑道：「吾兄宴爾新婚，奉不當相留，奈弟今宵實係寂寞，欲屈同榻何如？」儒珍見說，只得笑而復留，兩個飲至更餘，方才乘醉而寢。

次早，儒珍辭歸，即來公館中見誠齋，正欲說起秋邁之事，忽報畢老爺拜。誠齋接過名帖一看，見是畢純來，意欲回他不見。儒珍道：「為秋邁之事，小婿正要見他。」誠齋便吩咐請入來。原來畢純來因遇紫宸之事，知道誠齋在省，故特來報喜。不期又遇著儒珍，都相見坐定。先是畢純來道：「違別台台，屈指三載，每懷培植之恩，無日不神馳左右。昨在家表兄李福州任所盤桓了這年餘，故未能親近。前日返舍，方知台台榮擢嘉興大郡，不勝欣慶。治晚今日一來恭賀升祺，二來治晚回浙時，天台道上忽遇令姪紫兄，道家裝束，寄一錦囊與令坦儒兄及陳秋邁兄同啟，又寄語台台毋為憶念，年餘之間，當有會期，因跨鶴而去，治晚於時狂喜，私計何幸遇仙？昨既交割錦囊，今特專誠走報。」

誠齋見說，亦覺駭異，因笑道：「蒙兄傳信，足感盛情。這般看來，舍姪果謬成仙，但何忍竟無隻字慰我，反有錦囊之寄與秋邁及小婿，不知錦囊之中所云何事？賢婿定已閱過。」儒珍道：「一樁奇絕之事，幸得此錦囊，否則，陳秋兄定喪命於怪物之手矣。」誠齋與畢純來忙問何故。儒珍固將秋邁在揚遇妖逃歸，並昨日爭論真假未決，恰值接到錦囊，內有符咒並詩，依法擊走花妖的事，細述了一遍。

誠齋與畢純來大駭道：「天地間原有這般異事，但不知是何妖物，以致千里遙知，寄書除滅也。」儒珍道：「據紫兄詩意，並秋邁揣度起來，依稀是玉芙蓉之妖，但昨日秋兄與小婿一時心驚膽戰，惟見一道金光，自窗中飛出，實不曾看得明白，不知果是花妖否也。」誠齋道：「不錯的，揚州署內，果有白色芙蓉，自秋邁夜遁之後，其花忽枯，原來有此怪事？若非畢兄攜書而來，怎得明瞭？如今妖孽既除，瑤姨事還是如何？」儒珍道：「姻事之說，業已允諾，但小婿忝在門下，執柯未便耳。」誠齋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即煩畢兄作伐，豈不妙哉！」畢純來見說，深深一恭道：「藻鑿精明，既得雀屏之選，何須更倩斧柯？但業蒙見委，當效贊襄，來日容往訂盟。」誠齋大喜致謝。

畢純來便別了誠齋翁婿，一路回家。次日，到秋邁那邊，說知來意，秋邁不勝欣喜道：「蒙老先辱為執柯，作合之功，決不敢忘今日。」畢純來笑道：「吾兄郎才女貌，天付奇緣，不佞聊為二姓傳言，何功之有？今者種玉之緣已就，納采之禮未成，似宜早卜良辰，先行求吉，其花燭之期，再容徐擇耳。」秋邁連聲領教。

當下秋邁因會試伊邇，忙擇日打點行聘，大婚之期，亦即擇定在次年會場之後。正是：

一飲瓊漿百感生，元霜搗盡見雲英。

藍橋自是神仙宅，何必紛紛上玉京。

再說儒珍見秋邁姻事已定，心中喜慰，亦因會試期迫，與秋邁約定，在蘇州相會。一同上京。自己卻先幾日同馨如前往嘉興，一來因是俗有滿月回門之例，二來就好便道入都也。夫妻兩個來到誠齋衙內，拜了丈人、丈母又與蘇日相見。蘇日欲執師生之禮。儒珍不肯道：「昔日雖是師生，今日已成郎舅，豈敢復受此禮？」蘇日道：「一日為師，終身是父，況受業年餘，豈敢以郎舅為藉口，而廢弟子之道耶？」誠齋笑道：「吾兒之論雖是，但在姊丈何安，倒不如只常禮的脫灑些。」蘇日因便作了四揖。儒珍回揖方罷，抬起頭來，忽見紅渠侍側，吃了一驚，卻不好便問得，又不知是他不是他，又不知蔡小姐果死與否？心中驚疑不定，不覺的一雙眼對著紅渠看得呆了。

原來誠齋自妥了瑤枝姻事，杭州回來，若蘭已將自己行蹤從實向誠齋說了。誠齋方曉儒珍即係伊夫，其志即係伊父。當下儒珍到來，再著紅渠在外識認，見儒珍果然看得有因。因笑問道：「賢婿莫非認得此女麼？」儒珍道：「實係有些面善，但不知他可正喚紅渠。」紅渠見說，不等誠齋回言，便上前道：「原來果是王相公，倒還認得我叫紅渠，小姐為了相公，吃盡千辛萬苦，相公倒大小登科，好不飛揚自得，也覺太忘情了些。」儒珍見果是紅渠，不勝驚喜，亦無暇分辨並非自己忘情的話，只忙問：「如今不小姐那裡，你卻緣何在此？」紅渠因將小姐不肯改嫁，男妝逃出，偶遇蘇爺，招贅作婿，後被識破，遂為薦蘿之事，細細述了一遍。儒珍大喜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我只道小姐盡節江心，故蒙蘇爺不棄，更結絲蘿。既是小姐在此，何不早將真情說與蘇爺，便省一番周折，今卻奈何？」誠齋道：「賢婿不必躊躇，可俟二女這裡相見，少不得有個商量。」紅渠因便入內，一五一十的與若蘭說知。

時馨如正和若蘭、瑤枝相見了，在那裡坐談，忽聞紅渠之言，方曉儒珍卻就是若蘭的丈夫，不勝驚異，因笑道：「再不想令妹夫，就是家姊丈，造化弄人，可稱奇絕。今既如此，姊姊可同出見。」若蘭心下又喜又怒，喜的是喜果然是他，又得高中解元，也不枉自己一番苦志。怒的是，怒他當年已忘昔日之言，而作馨如之婿，固不肯出見，道：「彼自在外樂我無干，卻去見他怎的？」馨如道：「姊姊之言誤矣。且請教姊姊，那矢志守節，所守誰耶？今得重逢，真乃莫大之慶，豈以小妹之故，遂避而不見？」

三相勸。若蘭雖是心中含忿，然亦渴欲一見，表白自己苦志，又見誠齋連差侍女來催，只得同馨如出到中堂。

儒珍一見，如獲奇珍，也不顧眾人在旁，便欲上前剖訴衷腸，只見若蘭玉容含怨道：「君今富貴，豈復知有虞彥耶？薄情郎更欲何為哉？」說罷，淒然掩面而泣。馨如勸道：「王生薄倖，有負姊姊苦志，固該切責。但念彼只誤謂姊姊玉碎珠沉，故關雎另詠。今姊姊既紅絲先係，妹當附列小星，虛正室之位相待何如？」儒珍道：「蒙小姐虛懷，自下卑人，解體難酬，但豈敢以正次相別，惟仍其姊妹舊稱耳。」誠齋道：「吾兒之意甚賢，賢婿之論尤正。蘭兒亦不必再煩惱矣。」若蘭道：「雖蒙大人嚴諭，賢妹雅懷，但兒所守者節與義耳。豈為薄倖人乎？今惟苦守節義，以盡餘生，以謝王門，豈更復作夫婦之想。願賢妹自理瑟琴，愚姊今此一見，已畢三年苦志。明日即當祝發空門，向慈雲大士稽首耳。」

儒珍見若蘭負氣不下，竟欲削髮為尼，急得幾乎下跪，再三請罪道：「實非卑人薄倖，敢負小姐貞心，此一點血誠，惟天可表。即今螟蛉於蔡，認岳作父，亦由感念小姐之情，而欲慰其暮景。乃小姐固執厥心，至以空門自矢，豈不辜蘇泰山三年鞠育，與蘇小姐一片美情，而卑人亦豈復有琴瑟之樂。惟有碎首階前，以釋小姐之怨而已。」誠齋見說，怒道：「賢婿竟欲以父母遺體，報妻子私情，獨不念為名教罪人耶？即蘭兒值此顛連，雖亦不無氣苦，然幸得重逢，終宜歡合。若只是煩煩惱惱，亦可謂不成意思極矣。」當下蘇夫人與馨如勸了若蘭入內。誠齋自囑儒珍準備會場後畢姻，又寫書告知其志。其志即日來到嘉興，父女重逢，悲喜交集。其志又謝了誠齋撫養之恩。因儒珍已繼為子，不便接取若蘭回家，仍留在蘇衙出嫁。正是：

牡丹權且寄春光，捷報泥金再洞房。

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梅花怎得便馨香。

且說儒珍在誠齋署內，耽擱了幾日，即便起身入都會試，因與秋邁有約，在蘇州又盤桓了兩天，候得秋邁到來，並船同走。在路上，儒珍說起若蘭之事，秋邁不勝歎異。一路饑餐渴飲，不覺度過殘冬，直至燈後到京，尋了下處，略將書史溫習。試期入場，俱各得意。天門榜放，儒珍得中經魁，秋邁占了會元。兩個不勝之喜。到得殿試，儒珍中了榜眼，秋邁又是探花，應制俱入翰林，兩個便連名告假，回籍完姻。天子喜二人少年美雋，俱寵賜金蓮寶炬，宮花彩緞，還鄉畢姻。

儒珍、秋邁謝了恩，齎賜離京。不日抵家，各自打點花燭之事，其時誠齋亦因年老無意宦游，業已致仕。誠齋因愛武林山水，便欲遷居西湖，奈無得意之所。其志聞知，即將埋劍園住宅，謹具奉申過來，誠齋大喜，固舉家遷住杭州。到得吉期，打點二女於歸。

儒珍與秋邁同日花燭，都是畢純來為媒，弄得兩頭忙亂。因奉天子恩賜完姻，果然十分榮耀。

儒珍與若蘭在洞房之中，訴說昔時顛沛，今得歡逢，一刻春宵，真乃千恩百愛。次日，起身與馨如見了禮，一同出堂拜見其志。家宴團圓，十分快樂。若蘭因感嬌綉、紅渠之義，勸其志將嬌綉認作繼女，仍送秋邁為妾，又勸儒珍將紅渠收作通房。儒珍又將馨如從嫁柳枝，配與墨童，果然合門稱慶，各各快樂，不提。

再說秋邁與瑤枝諧了花燭，迎入洞房，揭去方巾，彼此覷面，俱各暗喜見月樓一面之緣得遂。秋邁因細閱瑤枝芳容，果是十分美麗。雖和那妖魅有些相似，卻另具一種溫雅之姿，迥然各別，心下好不喜暢，那時攜手入幃，真個是才子佳人，天然配偶。

到了次夕家宴，馮吉星夫婦在席見禮，認得瑤枝容貌，宛然就是昔年伏闕上書的夏英小姐。因笑問道：「賢甥媳，令尊莫非是夏英老年兄麼？」瑤枝見問，抬頭一看，方知就是馮吉星夫婦。忙敢拜謝道：「原來是馮大人，昔在都中，深荷大人之恩，使先君奇冤得白，靈柩得歸，至今銜感不已。」吉星笑稱不敢。秋邁見說茫然不解，因叩其詳。吉星便將瑤枝昔年之事，敘述了一遍。

秋邁聽畢，驚喜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則仁和夏元虛乃令兄矣。但彼時聞夫人已點選入宮，卻如何又得繼作蘇泰山之女耶？」瑤枝因將金山遇風覆舟，蒙誠齋撈救認女之事，細訴一番。秋邁笑道：「夫人既就是夏小姐，我有一物，不知夫人還認得否？」說罷，去書房內取來，遞與瑤枝。瑤枝接在手中，卻是柄金扇，展開一看，認得是自己做的《紅梅詩》，曾記在湖亭失去，原來卻被他拾得。因微笑道：「此乃賤妾故扇，怎麼不認得？」秋邁方知果即湖亭所遇美人，滿心奇快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此段姻緣，雖蒙蘇泰山俯就，追憶拾扇之時，固已天緣湊合，真乃奇事也。」吉星問其原由，秋邁將昔年湖上相逢，偶拾此扇，無處訪問，後知係元虛令妹，奈有儒珍之事為阻，又隨遭點選一變，自分決無今日，不想終得遂願的話，說了一遍，道：「這柄詩扇，豈非便是赤繩耶？」吉星夫婦和夫人俱稱異不已。正是：

憶昔湖事相遇時，拾來金扇有新詩。

而今幸遂于飛願，紅葉為媒信有之。

再說蘇誠齋自從遷入埋劍園，果然占著山水勝處，十分得意。因又與蔡其志、馮吉星、畢純來，結為香山老友，看山玩水，飲酒賦詩，領略那林泉樂趣。光陰迅速，儒珍、秋邁畢姻後又早彌月，誠齋設席園中，接取三女回門。又邀其志、吉星、純來，並二婿同宴於文官閣內，男女東西異席而飲，十分歡樂。正飲之間，忽管園的走入報道：「園外來兩個道人，一個道姑，稱是老爺親戚，欲要進見。」誠齋道：「我家那有什麼道人、道姑的親戚？你且去領他入來。」看管園的去不多時，果然引了兩個道人，一個道姑。進到筵前稽首，誠齋抬頭看時，早認得是姪兒紫宸。秋邁便又認得，那道姑是水無聲，卻怪他與紫宸並夏元虛聚作一處。

當下大家相見了。各敘闊衷，共問三人得道之由。紫宸笑道：「水無聲係吾師天台道人之女，原與秋兄有半載塵緣，故於藕花居相聚。後因緣盡，遂得飛升。元虛夏兄，向雖塵凡顛倒，然亦名在丹台，只因根基稍淺，致為氣稟物欲之所拘蔽，而遭種種窘辱。迨後金山遇盜，半夜落水，所以不死者，亦由仙緣之故，使得飄流海外，暫托賊營。而賊渠萬斛珠則又為其故舊。後貧道出師定海，斛珠因敗自刎。元虛倡眾投降，正當奏凱凱壞轅，忽蒙吾師到來點化。因而一同入山，共參長生之訣。今聞王、陳二兄與舍妹等聯姻歡宴，故爾特來慶賀。」

誠齋與眾俱各驚異，因喚馨如、瑤枝等都出來相見了。誠齋又問道：「夏兄與姪兒等既已修道，不知可用葷酒？」紫宸道：「仙家並不忌葷酒，只憑道念堅固而已。」誠齋便命左右添設一席酒肴。紫宸與元虛、無聲，欣然入席。飲次，儒珍問道：「向者秋邁所遇，不知是何妖物，卻能作怪乃爾？若非吾兄遠寄那錦囊，則秋兄之命終為所害。今雖驅除，不知潛形何處？」紫宸道：「弟等今日之來，雖云慶賀兩兄，亦因妖物潛形之故。蓋此妖乃即此園中一古劍耳，此劍為蔡老年伯令始祖所埋。此劍未埋之先，飲盡人頭熱血，常餐塞外風霜。於既埋之後，又得龍脈之氣，山水精英團結，加之年深歲久，因而發出那一種弄色玉芙蓉來。上吸星月光華，合就金水太陰至氣，遂能幻化人形。因是秋兄情懷太重，邪念所感，故有此遇。若非小弟預知，恐不免為所殺。」

眾人見說，俱各吐舌搖頭。其志道：「紫兄之言，良不誣也。曾聞祖父相傳，果有埋劍之事，即玉芙蓉一說可證。但今此花已萎多年，而此劍豈尚在園中耶？」紫宸道：「怎麼不在？卻不信時，略施小法，花便重開。」說罷高帶而起，袖中取出個葫蘆，一

去，折一枝楊柳，蘸著葫蘆內水，灑不幾點，口裡喝一聲：「疾！」早見階前長出一叢芙蓉，頃刻枝繁葉茂，須臾蕊發花開。正是：法雨初沾，瓊枝頓長。花向藍田開出，種從瑤島飛來。雖非國色，卻亦天香。芳心雅淡，那須顏色相烘。素質幽閒，正自塵埃不染。習習風來，每憶何郎傅粉。遲遲月影，渾疑素女傳香。扶疏亭榭，香迷燕於玉樓春。掩映池塘，白鷺蝴蝶梨花夢。錯認繁花獻媚，怎知一刮橫秋。

當下，誠齋和儒珍、秋遴等眾人，見那玉芙蓉十分茂盛，正而驚異，忽然花枝擺動，花叢內走出一個美麗女子，輕輕盈盈的來至筵前，探探地道個萬福。秋遴知即所遇花妖女十分害怕。紫宸回頭笑道：「不妨。」因喝令以舞侑觴。那女子便輕翻彩袖，作霓裳之舞，漸舞漸緊，舞得筵前一片五色飛揚。眾人暗暗喝采。只見紫震叫聲道：「收。」那女於杳無蹤影，惟有一劍錚然墜地。紫宸拾起道：「此即所埋之劍也。」

眾人近前看時，果然好一口寶劍，光芒射目，銛利殊常，上鑄小篆「芙蓉」二字，紫宸將劍笑擲階前，霎時，烏雲四合，雷雨冥冥，那劍化作一龍臥地，頭角睜矚。紫宸與元虛、無聲叫聲「列位珍重，我等從此逝矣。」一齊跨上龍背，騰空而起，直入霄漢，倏忽不見。天復清朗，霧散雲消。眾人俱各仰首稱歎，再看一那階下芙蓉，也絕無蹤跡。正是：

葫蘆妙訣運元功。倏忽瓊葩色似空。

很底千年藏紫霜，花開舊日玉芙蓉。

佳人才子應儀鳳，神女仙真共跨龍。

已昔相逢三尺劍，維揚笑殺一帆風。

當下誠齋和其志等，免不得把舊事新情，大家誠論一番，俱各咨嗟。不日，誠齋因命三小姐進內，自己與其志等眾人洗盞更酌，觥籌交錯，直飲至月轉花梢，玉山頹倒，方各散去。

自此儒珍、秋遴各擁佳偶在家歡樂。轉瞬之間，告假期滿，只得一同執眷入都補官。宦途彼此得意，後來若蘭、馨如各生一子。儒珍因將若蘭所出作蔡氏後，而自己得複姓歸宗，瑤枝生有二子，秋遴亦以其一承嗣於夏。兩家俱各克紹箕裘，肇纓勿替。儒珍，秋遴官至尚書。同時告者回籍，優游林下，朝夕過從。

其年值儒珍、若蘭八十雙壽，大宴賓客，秋遴齒爵居尊，推為首席，儒珍自出相陪。飲酒之次，聲宸與元虛、無聲齎了冰桃雪藕、玉液瓊漿，也來上壽，卻還是群英社藕花居時少年面目，儒珍、秋遴因求其辟世之法。紫窟取出金丹五粒，令與三夫人各吞其一。後來兩家老夫婦，同日無疾坐化，空中隱隱如聞仙樂，共傳為屍解云。正是：

桃花片片落魚池，滿眼春光是此時。

人事那隨義馭駐，願從仙侶乞靈芝。

[返回 >> 鐵花仙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